

## 出行变迁记

贾雪梅

1985 年随父母来到中原油田后,我住校。每个星期采油一厂会派“专车”——东风敞篷车来接我们这帮学生。我当时非常瘦弱,个子又小,每次往车斗里爬都特别费力。别的同学会先把我的书包接过去,然后再拉住我的手把我拽上去。夏天赶上雨天,任风雨打在脸上身上;冬天可就遭罪了,车一开冷风呼呼地顺着脖子灌进来。

我工作后去了采油一厂采油六队,还是坐敞篷车,这也是我不愿再到采油队上班的真正原因——真的是太冷了。这时候才会体会到,天气再恶劣父亲他们也得坐敞篷车上并是多么不容易。

油田本部的通勤公交车都是气包车,也叫常压燃气车,是一种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原始天然气充装到车辆顶部,代替汽油作为燃料的汽车。油田会战初期,油气资源短缺,有人就想到了用天然气充当公交车的燃料。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气包车,看到车顶四周安装了一个金属架,鼓鼓的天然气包被绳索牵引着固定在上面,高大壮观。等天然气消耗了一部分,气包就变得相对松软,随着车身的移动而晃荡,伴着风力的方向而摇摆,心头不免生出多余的担心。

公交车背着大气包在城市的街道上、油区的公路上奔跑,给早期的油城增添了一道风景。最令人赞叹的是加长的气包车,两节车厢连接在一起,车顶前后两个气包,用完这个再用那个,公交通载能力和续航里程翻倍,极大地方便了油区居民。

随着油田的不断发展壮大,采油队的敞篷车换成了广州大轿车,再也不用怕风霜雨雪了!公交车也变成了两节的“大通道”,也就是铰链式公交车。刚开始有的车顶上还“长”了两个长长的“犄角”,“犄角”倚在轨道上,车子走不过不光有吱吱啦啦的声音,还会冒火星子。20 世纪 80 年代末,各种类型的轿车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90 年代初期的中巴、后期的宇通,后来的大客,变化繁多。每当看到新型舒适的班车、宽阔平坦的马路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叹:“这一代石油人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好时候”的标志,是如今油田的班车夏有空调、冬有暖气、整洁明亮,快速安全,与当年驾驶的“气包车”比较,再也没有一路上的颠簸和一车厢的埋怨。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多家庭陆续购买了私家轿车,出入很方便。小妹赶时髦置办了大众“菠萝”,2011 年,我也买了一辆轿车,方便接送孩子,回家看望老人。人们再也不必为挤公交车费时费力,私家车也玩出了新花样,自驾爱车探亲、旅行,“车”在人们心目中完全就是出行工具的代名词了。

2016 年 3 月 18 日,濮阳至郑州旅客列车首发,濮阳人终于实现了家门口的火车梦,人们的出行变得更加便利。今年 7 月 20 日,濮阳高铁正式通车,石油人坐着高铁南征北战,在全国各地开拓外部市场,回家探亲也方便了不少,时间缩短了,和家人的距离似乎也更接近了。中原油田人正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向前奔跑!

## 石化漫忆



山东龙口 LNG 项目的员工用责任和担当在渤海湾畔书写着传奇。他们心中有梦,眼里有光

# 渤海湾畔追梦人



刘文龙

11 月初的山东龙口港天高云淡,车水马龙,一派繁忙景象。站在直径 92 米、高 55 米、壁厚近 1 米的 LNG 罐体前,你会感受到它的大气与磅礴、厚重与力量。

龙口 LNG 项目是国家能源战略和环渤海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项目。负责项目建设管理的中国石化烟台龙口液化气公司的 39 名员工,用责任和担当在渤海湾畔书写着传奇,诠释着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梦。

“大家都是奔着大工程来的,都想做一件值得自豪一辈子的事情”

龙口 LNG 项目是中国石化的重点项目,张学亮是项目的第一名员工,也是当时筹备组的组长,现在是龙口液化气公司经理。

2011 年,项目筹备之初,张学亮已 50 岁。一般来说,一个 LNG 项目从上马到建成需要八九年。这意味着,这个项目很可能是他职业生涯的收官之作。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干漂亮了!

前期筹建主要是跑各项审批。张学亮每天东奔西跑,一个人恨不得当几个人用。后来,天然气分公司陆续抽调人员补充到筹备组,到 2019 年 4 月 12 日,总共到位 8 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入驻龙口附近的一个偏僻村子里。“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虽然条件简陋,但项目组人员马不停蹄,5 个月的时间把四项许可中的三项跑了下来。

2020 年 5 月,又一批人员补充到位,团队成员扩展到 15 人。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但目标只有一个:都是奔着大工程来的,要做就做一件值得自豪一辈子的事情。

龙口 LNG 项目 2021 年 11 月 30 日正式开工,集团公司要求 2023 年 12 月投产,工期只有 24 个月,并要求打造成“五化”建设样板工程,这在集团公司所有 LNG 项目建设中是要求最高的。

“我们干的虽然是今天的工作,但必须为明天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是大家的共识。

2020 年 9 月,天然气分公司管道资产整



4 号罐气顶升项目成功,大家爬上 55 米高的罐顶挥舞旗帜表达喜悦。

杨俨祿 摄

体划转给国家管网,大量人员随资产转走,龙口项目部人员本就紧张的矛盾更加凸显。张学亮认为,当务之急是系统思考,用智慧化方案破解这一难题,“不仅考虑当下,更要兼顾长远,全生命周期考虑龙口 LNG 的建设问题”。同年 10 月,他组织人员编制了《龙口 LNG 项目智慧化建设方案》。对此,张学亮有很多感慨。他说创新其实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当大多数人还不理解的时候,没有坚定的恒心是做不成的。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张学亮带领团队付出大量心血编制的《龙口 LNG 项目智慧化建设方案》最终得到认可,“少人巡检、无人值守”的智慧化 LNG 接收站示范项目成了龙口 LNG 的一大特色。

“抓住项目设计这个牛鼻子,是工程优化的关键”

每一项设计都要最优,这是张学亮的工作追求。他发现,对于整个项目而言,设计是项目的灵魂,“抓住项目设计这个牛鼻子,是工程优化的关键”。

地基处理、桩基工程和承台施工设计的优化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只要看到设计文件

或技术要求,张学亮就会带领团队反复论证:这是不是最优方案?是否存在过度设计?还有没有更好方案?

设计人员很多时候更愿意沿用以前的成果或经验,而每个项目都有其特殊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墨守成规。

看到最初的地基处理技术要求,张学亮和团队经过反复比对、论证、考量,提出设计优化方案。实施后,仅地基处理和桩基施工就省下大笔投资,工期缩短 110 天。

同样优化的还有 LNG 储罐承台工程施工设计。设计单位习惯采用双承台设计思路,既烦琐又费钱,工期还长。张学亮带团队考察了全国 20 多个 LNG 接收站后,认为将双承台改为单承台更为科学。单承台方案实施后,不仅缩短了工期,而且大大节省了投资。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据初步统计,龙口 LNG 项目工程建设地基处理方案、桩基数量和桩基三项工程设计深度优化,工期缩短了 6 至 8 个月。

“一环扣一环,事情做不好,就睡不踏实”

全国的 LNG 项目从打桩结束、承台浇筑施工开始算起到项目建成投产,绝对工期一般

需要 31.2 个月,而龙口 LNG 的日历工期只有 24 个月。所谓绝对工期就是日历工期扣除意外因素影响的天数。龙口 LNG 工程已被疫情影响了 3 个多月,绝对工期实际只有 21 个月。

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人员少、头绪多,虽然人员有所补充,但到项目开工时也只有 39 人。工程施工初期最需要人,但人太少,所以,在这里加班加点是常事。2021 年 7 月,项目部所有人员就集中在一起,利用晚上时间把三四百页的合同放映到大屏幕上,一条一条地审核修正,一句一句地分析、找漏洞,找出可能存在的歧义,然后修订完善,使之更严谨、更规范、更实用。合同修订先后进行了两次,每次都三四天,从晚上 7 点忙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

招标文件修订和澄清只是众多事情中的一件。每件事都需要落实,工作必须扎实,任务必须做实。

一名项目员工说:“一环扣一环,事情做不好,就睡不踏实。”

33 岁的综合部副主任栾波把 4 岁的孩子送到了龙口父母那里,把家安在了单位公寓,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虽然离家很近,但一周回不了一次家。栾波说,现在 4 岁的儿子跟姥爷姥姥比跟自己亲。

高辉现在是公司的副经理,是 2020 年从天津 LNG 调到烟台来的。他说,自己当时来这里只是因为张学亮的一个电话:“我这里工程急需人,你懂工程,能不能过来一起干?”

高辉二话没说就申请从天津 LNG 调到烟台,挑起了工程技术部的担子。许多的项目论证都是由他带领相关人员具体实施的。他家在山东东营,但一年回不了两次家。妻子两次带儿子来看他,碰巧都赶上他工作忙,每天晚上都是深夜一两点才回家,两口子说不了几句话。妻子不忍打扰,住了四五天就回去了。高辉虽然觉得对妻子孩子很愧疚,但干出来的成绩也让他欣慰。他说自己干过投资 64 亿元的榆济管线、投资 67 亿元的天津 LNG,现在又干投资 84 亿元的龙口 LNG,“一辈子能干三个大工程,老了回忆起来心里都会是甜的”。

的确,在龙口项目部,大家谈论得最多的就是项目。工作装在每个人的心里——心中有梦,眼里有光。

## 一次主角缺席的采访

杨云莲

前几天一位西北油田油服中心的朋友说起他刚退休的同事王则新,说起他的好,动情时手舞足蹈。

我和王则新并没谋面,但间接“采访”过他。

5 年前,领导安排我采访路桥管理部的一个叫王则新的副队长,因为他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工作,通信设备信号差,联系了半个月也没通上话。最后听说王则新的施工地点在阿拉尔方向的中探 1 井。找他不容易,那就到现场“堵”他去!

我乘车朝中探 1 井奔去。路上,司机马师傅告诉我,王则新是他“心中的神”:“大家都叫我们王队‘老王头’。老王头快退休了,这几十年,他干的全是野外的活儿,油区内外沙漠戈壁无人区、3600 多公里的简易公路,全靠他带的那几十个人修建维护。不过再累,人家整天都是笑呵呵的。”

马师傅还说,1995 年,王则新检修仪器时在雪地滑了一跤,腰部受伤,当时施工任务紧,他干脆将腰上固定钢板,在野外施工现场坚持了一年。那年塔里木河涨水,他为了及时检查线路,一个人带着干粮和木坐着皮筏子在水里漂了整整一天。

听完马师傅的讲述,我对这个老王头更加好奇了。傍晚时,越野车喘着粗气在沙漠腹地的施工工地打了个趔,停了下来。“老王头在哪?”马师傅扯着嗓子问一名职工。“他下午到阿拉尔和监理协调工作,然后还要找施工单位催拉石料。”那人回答。

天黑了,今晚是出不了沙漠了。我拖着被车颠得快要散架的身子,随这个队的刘师傅走进搭建在沙漠中轮休的帐篷。帐篷里有几个正在吃晚饭的职工。在这个大漠鸟飞尽的地方待久了,突然看见我这个陌生人进来,就像看见了外星人。大家放下碗筷,又是倒水,又是让座,几个插不上手的职工激动地站在那里看着我憨笑。

听刘师傅介绍,中探 1 井离沙漠公路远,这段道路沙包沙坑最大落差达到 6 米,上级要求 12

月 15 日要把路全部推出来,把沙包之间的坑填平,在道路上铺砂石料,确保钻井设备进入井场后顺利安装,为开钻做好准备。时间不到一个月了,还要从离井场 400 公里以外运输 8 万方沙石料,任务太重了! 现在这里人员分成两班,昼夜不停。老王头这些天就守在现场,一天休息不到 4 个小时。因为沙漠没有信号,他还要到沙漠公路上有信号的地方给基地汇报。

听说我是专程来采访王则新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了,一名职工又提起抗洪时老王头在水中“漂流”的事。他刚开腔,一个叫小蔡的大嗓门抢上了话茬儿:“你说的不稀罕,老王头还救过人呢!”

2013 年发洪水,把道路冲了个 30 多米宽的口子,水深都超过 4 米了,流速最起码每秒十几米,为了不耽误生产,大家决定用船把两名巡井职工送到对面的 AT9-7 井刮蜡。谁知船刚到水流中心,一个巨浪就把船打翻了,驾船的一名职工被水冲到岸边,另外一名职工没影了。老王头急忙喊上司机开车顺着河流往下寻找,最后在离事发地两公里的一个水闸旁,看见那名采油工被挂在一棵小树上。小树被水冲得东倒西歪。老王头下车向上游跑了十几米,然后向着采油工的方向扑进洪水,借着水流的冲力一下子就扑到了采油工身边。他抓住采油工又借水的冲力爬到另一侧的岸上。听司机说,如果老王头扑下水时稍偏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帐篷里虽然安了个取暖器,但温度仍只有零下六七摄氏度,加上晚上的饭菜里沙子太多,牙缝里的沙子怎么也清不完,咯得难受。我难以想象,王则新和他的战友在这样的环境中拼搏,他们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

王则新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把事情办完。我因为还有其它采访任务,也不能继续等他了。第二天早上,我就结束了这次主角缺席的采访。

那天,我在沙漠公路一个有信号的地方给王则新拨通了电话:“王队,您退休后有什么打算?”

“还没想过退休后的日子。我不想退休,在基层队几十年了,我舍不得离开!”



奔向远方。

陈运明 摄

## 全国行业作协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

本报讯 11 月 9 日,全国行业作协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在京举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出席会议并讲话,五家行业作协领导进行了交流发言,来自中国石化作协等 12 家行业作协的近 30 位负责同志和作家代表参加座谈会。

张宏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中国作协和文学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各行业作协作为联系各条战线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桥梁、纽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不懈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引向深入。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结合中国作协推出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两项重大的文学行动,推出行业重大题材精品力作。

会后,中国石化作协认真落实中国作协和中国石化党组有关通知要求。下一步,中国石化作协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团结带领石油石化文学工作者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石化企业的科学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共同谱写中国梦的石化篇章,共同推进石油石化文学艺术繁荣兴盛。(丛松彪 崔姜薇)

## 诗歌

### 石油小镇

刘同军

大风吹着云彩去了远方  
世界变得更加空旷  
天黑了,荒原上的  
石油小镇  
被一盏灯照亮

小镇的周围  
曾经是战场  
高高的钻塔林立着  
钻机在轰隆隆地响

而小镇,也曾经五光十色  
喧嚣声在街道上流淌  
有东来西往的人  
在南腔北调地嚷

往事越走越远了  
那些钻井的人啊  
你们都去了何方?

夜深了  
一盏灯在不停摇晃  
一个人回到了小镇  
背着曾经青春的行囊  
和小镇,在彼此观望